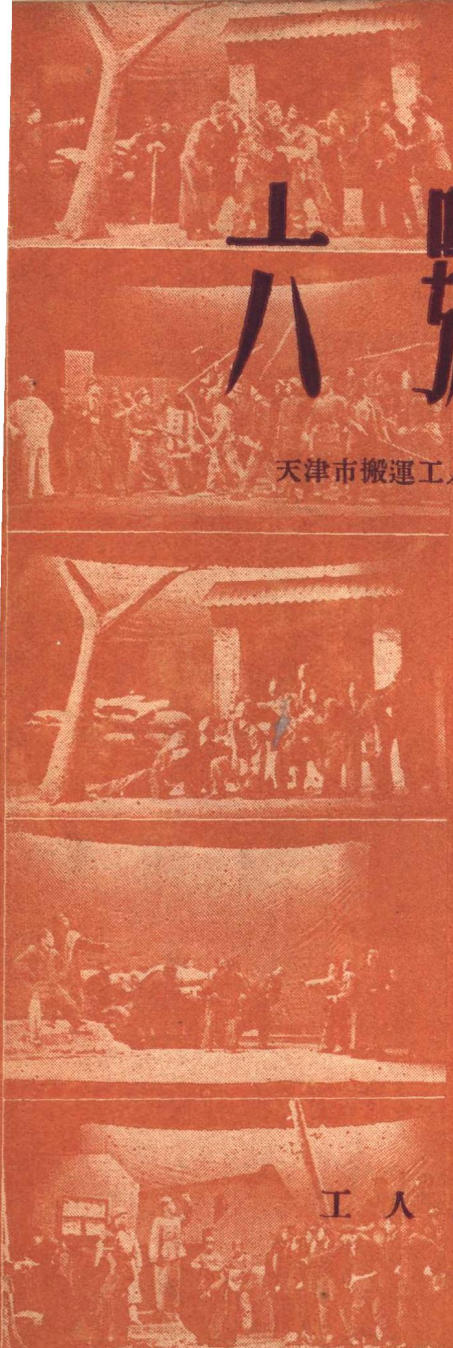




門 號 六

天津市搬運工人文工團集體創作

工 人 出 版 社





門 號 六

天津市搬運工人文工團集體創作

王 血 波 張 學 新 執 筆

工 人 出 版 社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部反映城市民主改革的劇本。天津搬運工人在解放以前，受封建把頭壓迫和剝削，解放後，在共產黨和工會領導下，鬥倒了封建把頭，廢除了萬惡的封建把持制度，在實際鬥爭中，工人的階級覺悟逐漸提高，粉碎了敵人的陰謀，肅清了暗害分子，純潔了工會組織，並且克服了行會思想。這個劇本曾先後在北京、天津演出，並且拍成了電影。

〔5120〕本書字數：91,000字

六 號 門

著 者	天津市搬運工人文工團
執 筆 者	王 血 波 張 學 新
出 版 者	工 人 出 版 社 北京北新橋駱駝胡同四號
發 行 者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工人出版社印刷廠

1—8,012〔累〕28,012

一九五一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九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寫在前面

去年七月，我們開始與天津市搬運工人業餘文工團集體創作這個劇本。開始參加幫助這一工作的，還有田野、羅荻、崔岩及天津市工人文工團和天津市羣衆劇團的許多同志。在創作和演出過程中，市工會文教部、市文聯負責同志，都經常給予指導。

劇本原來以解放前後分上下兩集，上集七月底排出，演出六十餘場，下集於去年十一月寫出。今年三、四月在北京演出時，得到中華全國總工會文教部劉子久部長、全國搬運工會安力夫主席、吳錫昌同志以及中央文化部、全國文聯許多負責同志的具體指示。根據大家的意見，我們把人物統一，故事集中（把上下集統一，爭取能一場演完），修改成現在的樣子。因各地來信要劇本的很多，現在把它印出來，望大家多提

意見，以便再做修改。

執筆者

一九五一年七月於北京中央文學研究所

號門

時間：一九四五年夏至一九四九年。

地點：天津車站東貨廠。

人物：丁白元（簡稱丁）：四十來歲，運輸工人，共產黨員。聯繫羣衆，精明老練，在工人中有威信。

胡二（簡稱胡）：三十來歲，運輸工人，老實。

劉斌（簡稱劉）：三十多歲，運輸工人，直率，勇敢。

李俊華（簡稱李）：二十八歲，運輸工人，正直，義氣，外號李麻子。

老黑（簡稱黑）：四十多歲，運輸工人，膽小怕事。

老四（簡稱四）：二十多歲，運輸工人。

賈文明（簡稱賈）：三十來歲，要胳膊腿的工人，溜孫奉承，給脚行頭當走狗。

孫掌櫃（簡稱孫）：六十多歲，和善，對工人有同情心。

馬金龍（簡稱馬）：大脚行頭子，五十來歲，兇狠。

馬八輩（簡稱八）：馬金龍父親，八十多歲。

麻三（簡稱麻）：脚行頭子，三十餘歲，滿臉麻子，兇惡，奸詐。

朱天慶（簡稱朱）：車主，三十餘歲，膽小怕事，識時務。

宋錦華（簡稱宋）：偽脚行公會秘書，國民黨特務，陰險。

趙局長（簡稱趙）：偽警察分局長，兇殘。

國民黨連長（簡稱連）。

胡二母（簡稱母）：六十多歲，重病。

胡二妻（簡稱妻）：三十來歲。

人民警察二人。

工人羣衆十餘人。

小脚行頭數人。

脚行打手二人。

偽警察四人。

特務三人。

僕人。

第一幕

第一場

六號門前，左側可看見貨場的圍牆和六號門的磚柱，牆上寫着「天津東貨場六號門」，牆頭設有電綫。舞台右側是一個小飯鋪，飯鋪門前擺着長桌、短凳，上邊搭着一片葦席，遮蔽太陽，飯鋪左右都是進出貨廠的道路。

天已正午，不知哪棵樹上的「彈」啾啾的叫着，天氣顯的又熱又燥。

幕啓：孫掌櫃正在揩抹桌凳，擦完桌子，將一盆髒水用手擦着灑在地上。

孫：（用手抹去額上的汗）真熱死人啦！（抬頭望望太陽）天過晌午了，怎麼他們還

沒回來？唉！窮哥兒們真不易呀！（自言自語走進飯鋪）

（丁占元、劉斌、胡二、李麻子、老黑、賈文明等拉着空地排車上場，嘴裏嚷着『摺』『摺』，把車停在貨廠牆根，工人用墊肩擦臉上的汗，打身上的土。）

李：哥們！你們看見過活人受罪嗎？嘿！這趟活幹的：跋泥、踹水，把我的鞋也踹沒了一隻。（抬起光腳板叫大家看）

劉：唉！大熱的天，吃不上、喝不上，累個臭死，一趟一趟的白幹，這是什麼年頭！

黑：人家讓咱幹嘛咱就幹嘛。咱生就的這受罪的命，有魔法子。

四：哥幾個，趕緊吃點嘛去吧，我早餓的直不起腰來了。（看見賈）哎！賈文明，你小子拉車怎麼一點也不使勁？

賈：誰說我不使勁，你使勁怎麼也不分兩錢呢？

四：你小子就是他媽的……

劉：得了，老四，攪情（吵嘴的意思）嘛勁！多使點勁沒關係，年輕人出力長力。

四：出力長力？哼！人家腳行頭子吃的嘛？天天大米、白麵、大魚、大肉，咱們連雜

合麵都吃不上，還出麻力！長麻力！

丁：行了，老四，有話記在心裏，慢慢地再說。走，咱們趕緊吃塊饅饅喝口水吧。

（衆向飯舖走去。胡二唉了一聲，坐在車上，李麻子向六號門走去。）

劉：（問李）老李，你不吃飯去？

李：劉大哥，你們先吃，趁着貨廠裏沒人，我去尋點路。

劉：留點神啊！叫頭子看見，了不的。

李：這年頭有魔法子？還能等着讓餓死不成！（走下）

孫：（招待工人）來！來！坐！坐！幾位吃點嘛？

黑：來碗白開水。

孫：唉！白開水管嘛用？

黑：泡豆餅渣。五、六天不給算賬啦，實在沒有辦法。

四：（掏出一塊黑乾糧）掌櫃的，燴一燴。

劉：來碗雜麵湯。

賈：掌櫃的，來一斤大餅，三千的炸蝦，四兩白乾。

孫：好，來啦！

（賈接住酒、餅，一個人吃起來。）

孫：（切餛飩）這是誰的餛飩呀？都切不動了。

四：這是雜合麵的您老！前天蒸的，就剩這一塊，我全帶出來了，家裏人們還扛着刀呢！

胡：（聽到別人提起家裏，長嘆一聲）唉！

孫：（給大家端飯，看見胡二）唉！胡二，你不吃飯嗎？

衆：老胡，來，一塊吃。

胡：我……我不吃，我不餓。

丁：胡二兄弟，別這麼着，怎麼着也得吃飯哪。這大熱的天，再把你倒在炕上，那一家大小就更沒辦法了。來，咱們有飯大家吃。（把胡二拉到桌旁）

孫：胡二，你這人也太耿直了，咱們十幾年的老交情啦，有錢沒錢盡量吃，多會兒有

多會兒給。

胡：孫掌櫃，你這小買賣不容易，昨天欠的飯錢還沒給你呢，我怎麼好意思……

孫：說這話不說遠了嗎，先給你來碗雞麵湯。

丁：（把自己餛飩分一半給胡二）給你這塊餛飩。

劉：我這還有一塊。

胡：（接住餛飩，感激的）唉！哥們對我太好了！要不是大夥幫湊，真是過不下去

了，這叫我……

劉：沒說的，都是一條道上的親哥們。

胡：唉！都怪咱自個命不好！

丁：不是咱們命不好，是遇上這個年頭了。

四：唉！咱們的命還不都在馬黑心手裏攥着嗎？

黑：唉！有嘛法子，人家有龍籤、龍票，人家是皇上封的，咱在人手底下討飯吃，忍

着吧。

丁：龍籤、龍票？這是光咱哥幾個說呢；要不是咱們當牛當馬給他們幹，他龍籤、龍票頂什麼用？光憑馬金龍吹鬍子瞪眼，貨位搬不了家。哼！咱們吃他的？他們天天吃喝玩樂，還不都是咱們拿命給他賺來的！

黑：唉！真沒辦法，這五、六天不給開錢，也不知到底是怎麼回事。

四：怎麼回事？還不是又他媽存到銀行去了，銀行裏一翻個，半月就賺對半，這會兒物價一天翻十八個斛斗，把息錢領出來，破亂票子給咱們分分，一天工錢不够買二斤棒子麵的。

胡：唉！咱們熬到多會兒算出頭呢？

丁：等着吧，快啦，總有出頭的那一天。（看看四周，聲音放低）聽說這個（以手示八路軍）這會兒已經……

（衆圍攏起來聽他說。）

（六號門內麻三聲音：『大爺，河邊路踉踉蹌蹌。』馬金龍率領麻三、朱天慶、打手甲、乙等上。）

馬：（肥頭大耳，滿臉橫肉，身穿烤紗褲褂，一手提畫眉籠子，一手搖着大股扇子）噤！天真熱啊！

朱：（獻殷勤）大爺，來點避瘟散吧？

馬：不用。（掏出烟來，麻三點着）

麻：（看見工人吃飯，向馬）大爺，這兒擱着那麼多車，裏邊堆着貨拉不出去，這是怎麼回事？

馬：我要不出來，你們連這點事都辦不了，過去看看這幫窮小子們！

麻：（走過去，向工人）哈！哈！（工人衆嚇的站起）他媽的，場子裏那些貨，你們不去拉，在這噉咕嘛！

劉：三爺，我們這剛撂下車把，吃點飯就去幹。

麻：吃飯？不幹活你們就吃飯？

劉：不吃飯怎麼能幹活。

麻：好小子啊！你敢跟我頂嘴。（上前要打劉斌）

丁：（攔住）三爺，您別着急，天這麼熱，我們打早起拉雙廟街這趟活，頂這會兒才回來，飯也沒得吃，水也沒得喝，常言說的好：人是鐵飯是鋼。肚裏沒食哪行呢！我們剛把餚餚燴好，吃了個半截您就來了，我們吃了這半碗馬上就去幹活。

馬：（眼睛一斜，哼了一聲）甚麼？

（工人害怕地齊後退幾步。）

麻：（上前奪了工人端着的飯碗，摔在桌上）我叫你們吃，吃！走，土蛋。

胡：（有事想求麻三）三爺，我……

麻：叨叨嘛，走。

賈：走，咱們幹活去。

（衆不敢還言，無奈拉車走進六號門。）

馬：這羣不懂人話的東西，我一看見他們就生氣。

（幾人走到台右邊餵畫眉。）

賈：（悄悄地從六號門走回，招呼麻三）三爺，剛才李麻子到裏邊……您等着吧，沒

錯。

麻：好！老賈，這兩天不錯吧？

賈：全靠三爺照顧啦。三爺，（小聲的）蘑菇街三順班剛來的花名鳳仙老姑娘，勁兒够足的。

麻：真的？今晚上咱倆一塊蹣蹣去。

賈：好！我陪三爺，盤錢算我的。

麻：來支烟抽。（遞賈一支烟）

賈：（接烟）謝謝，我幹活去了。

麻：（笑笑）好小子！

（賈下。）

馬：走，老三，河邊轉遊轉遊。

（他們正要順河邊下，宋錦華迎面走來。）

宋：（高興）哎呀！大哥，你在這兒哪，叫我好找。